

文學初步讀物

沙家店戰鬥

柳 青 著
馮 真 插 圖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PDG



文學初步讀物（第一輯二十種）

解珍解寶

施耐庵著

周鐵漢

徐光耀著

火燒赤壁

羅貫中著

血緣

劉白羽著

中國寓言選

本社編

一架彈花機

馬烽著

故鄉

魯迅著

地雷陣

邵子南著

毛澤東的旗幟迎風飄揚

郭沫若著

科爾沁草原的人們

瑪拉沁夫著

春蠶

茅盾著

爐

魯琪著

鬥爭錢文貴

丁玲著

羅才打虎

李南力著

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

巴金著

趙小蘭

金劍著

小二黑結婚

趙樹理著

一車高粱米

王桂山、劉學智著

沙家店戰鬥

柳青著

戰士快板詩

王太炎等著

作者介紹

柳青，陝西人，生於一九一六年。一九三五年參加救亡運動，以後又在西安辦刊物；抗戰爆發後，他於一九三九年到延安，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工作。不久到敵後跟部隊參加對敵鬥爭，這樣，他便熟悉了戰士和戰鬥的生活，寫成一些描寫八路軍戰士的短篇小說。一九四三年又下鄉工作了三年，參加了農民對地主的鬥爭，加深了生活體驗，寫成長篇小說種穀記。另一部有名的長篇小說銅牆鐵壁，也是在這種實際生活的基礎上創作成功的作品。

本書說明

沙家店戰鬥這段小說是從銅牆鐵壁裏面選錄下來的，所選的是那書裏最後的三章。銅牆鐵壁是一部長篇小說，寫的是解放戰爭時期，陝北人民和解放軍怎樣打敗反動派軍隊的故事。

前面的故事是這樣：共產黨員石得富在沙家店一個臨時糧站上工作，當敵人快到沙家店的時候，他還在保護糧食，轉移得比別人遲，因此，被敵人俘擄了。夜間，他逃了出來。別的同志們得不到他的音信，非常着急。書裏的銀鳳是一個思想進步的女青年，和石得富感情很好；二木匠、老陳、石永公、疤虎都是沙家店的村幹部，並且一同在糧站上工作；金樹旺是區委書記。

沙家店戰鬥

一 愛和恨的力量

銀鳳跟二木匠回到山神廟圪崂，直到天黑還沒等到石得富們的一點音信；天黑以後，就只剩了一綫希望——希望石得富們白天是鑽在山窟窿裏了，會趁黑夜往出跑的……

天一黑，銀鳳就跟二木匠上山巔去看。東南面一大片火光滿山，活像想像中的地獄一般。大溝裏，或前或後，偶爾有零星的槍聲，清脆而又悠長——二木匠給野戰軍的偵察員撈住過一回，斷定黑夜雙方都有偵察活動。恐怕敵人的便衣摸進小村裏來，連本村的青年婦女統共十幾個人，跟着二木匠在山頭上溜轉了多半夜。

銀鳳不斷地瞅着東南面的火山，一夜沒說一句話。她腦子裏只轉着石得富倔強的影子，耳朵裏只響着石得富堅決的聲音——『好好辦工作……』

『咱兩個的事準成……』『革命成了功甚事都好說……』他是那麼專心革命。他總是忙着。他和她的關係是那麼純潔，正像流行的『信天遊』裏的兩句情歌：

人人都說咱們兩個好，

自有①還沒親過我的口……

而現在，他能逃出那個活地獄嗎？他還能『好好辦工作』，一直到『革命成了功』嗎？銀鳳閉上眼睛，石得富生龍活虎的形影就到了面前：他在清算鬥爭的會上領導羣衆喊口號，他在動員參軍的會上大聲嚷叫着報名，他起鷄叫睡半夜地巡夜查壞人……最使銀鳳感動的是他有一回從鎮川堡回來，碰見一個無兒寡女的老漢揸二斗糧食，認也不認得，他替他揸了二十多里地，一直到沙家店……

『他不能死，他應該活着！』銀鳳總希望石得富活着，她早有一種明顯的感覺，即使他和她成了親以後，他也不是她獨有的；他是屬於人民的！

石得富逃出來以後，却並沒有首先想起銀鳳。他首先想起的是老陳，因為他拿着糧站的賬包包，擔心着他在被敵入的機槍追掃時跑得丟了沒有，因此要順路看一下。而且，他腦子裏只轉着一個念頭——向野戰軍報告敵人的指揮陣地。他恨不得能插上翅膀，飛到野戰軍那面。他奮力爬上了渠，到蘇地渠壩裏了。

沙家店村東野狐嶺一帶遍山工事，挖掘得石得富幾乎認不得這地場了。一條戰壕端端從壩裏通過，壕裏挖出的濕土堆在兩邊，虛蓬蓬的。天還不明，石得富往過跳時，一滑栽進一人深淺的壕裏去，屈了他的腳腕……

『偷他媽！』他橫躺在戰壕裏揉着腳腕：『這怎跑呀？』

不管怎麼，他爬起來奮力攀出戰壕，顛着腳從蓖麻林裏下渠。他要走沙家店村裏過溝，到山神廟圪崂去。

沙家店村裏一片死寂。大門和窗門多半敞着，黑糊糊的好像多年沒住過人了。大門口和村道上，丟着破東爛西。東方已亮，石得富能分別出桌子板凳或衣物毛毯。很明顯，胡匪軍白日下村來糟害過、擄掠過了。忽見前面大

門口靠牆坐着一個人，白鬍子吊在胸脯上，一看就是石清良老漢。

『這麼強勁的個老漢！』石得富往他跟前顛去，低聲自言自語說：『不到山裏去藏，你也該在窩裏鑽着去嘛，為甚睡在個大路口？』大爺，大爺，大……』

他蹲下去掀時，老漢早已硬了；低頭一看，老漢身底下是一灘血。

『唉！』石得富嘆了口氣站起來，想起春上清算地主時老漢訴苦的情景。

這老漢有些怪，常和村裏人辯嘴，說他苦了一輩子，臨死時老天打發毛主席來叫他揚眉吐氣。他說這就是民國二十六年冬裏八路軍開上來那陣，他害了一場重病而沒死的原因。衆人笑他，說千萬人都揚眉吐氣，為甚那年冬裏連肚也沒疼過呢？老漢則說：他最苦情，共產黨來了他高興，病勢就一天一天見輕，等於續了他的陽壽。石得富那年才十五歲，在鞏家溝地主那『壞種』家裏攬長工攔羊，他記得這清良老漢被本村地主『積善堂』家逼舊債，逼他搬出祖輩老宅子的淒慘情形。八路軍初上來時地主們恐慌，老漢才鬆了口氣，在後來的減租鬥爭中勾銷了這筆陳年舊債，直到清算鬥爭時，老漢才把冤氣吐盡。

石得富盤算起清良老漢三天以前敵人打腫他的臉，他都不說出他們幾個糧站人員藏的地場，以後的兩天裏，又天天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關照着他們，他深受感動。好像老漢還活着一樣，石得富站起說：

『大爺，你的兩個小子，老耐我叔支援前綫不在家，二耐我二叔參軍走了，婆姨們又在鴉窩溝藏着。我有心把你老人家拉扯到個僻靜地點，天要明了，我要趕緊去找咱的野戰軍去，給咱們報仇……』

天隱隱糊糊明了，石得富滿含着眼淚，出了沙家店村。因為腰腿不對，他怕爬三天以前跑反的那道坡費勁，估量着溝裏的大路上不至於有敵人，他想順溝走一里來地，然後繞拐溝上山神廟圪崂去，平坦些。

他顛了還沒二百步遠，一拐彎猛見河溝裏進來一溜黃煞煞的隊伍，分不清是敵人還是自己人。他連忙折轉身往一個石縫裏鑽，想仔細看看；可是四個人跑着追了上來，一個還拉了一下槍栓：

『老鄉，老鄉，不要跑！』

一聽見叫『老鄉』，石得富渾身一熱，出了一身大汗調轉過來；是野戰軍，已經到跟前了。

『你為甚麼跑？怎麼搞了一身泥？』

『看看他身上有甚麼東西？』

『為甚麼不講話，光掉眼淚呢？』

『噫——這是沙家店的石得富嘛！』蘆草圪塔村裏的一個帶路的跑上來了，他頭兩天還到沙家店糧站疏散過糧食，驚奇地問：『你們糧站好幾個人，怎麼你一個在這塔哩？』

石得富說不出一句話，眼淚塞住了他的喉嚨。他從來也沒像現在這樣，看見自己的隊伍就因高興過度而哭過。當敵人拷打他的時候，他像一個生理構造上根本沒眼淚的人；當他一心急着要找野戰軍報告重要情況的時候，他哪裏想到他會哭呢？可是經過了一天一夜在敵人手裏的折磨，跑出來又被清良老漢的慘死所觸動，他真一看見自己的隊伍時，眼淚就不由他屬管了。

戰士們檢查了他的身上，驚訝地發現他脊背的破傷和胳膊的勒傷。從前溝裏進來一個揹皮掛包的同志，一邊走一邊對一個手裏拿指揮旗的同志說：『劉連長，隊伍就地休息，後邊部隊沒有上來。』說着轉頭一看：『啊呀，怎麼打成這個樣子的？……』

石得富一聽，兩手抓住他的一隻手說：『黃參謀，我跟你們去報仇啊！』
 『啊啊！』黃參謀瞪大了眼，仔細一瞅石得富塗着泥漿的臉龐，『你是叫石得富嗎？噢——』

『黃參謀認識他？』劉連長莫名其妙地問。

黃參謀說：『這個同志跟咱們縱隊抬担架三個月，鑽過隴東的森林，過三邊的沙漠，是表現最好的一個。』說着轉臉問石得富：『你怎麼搞的？』
 『敵人打的，我溜崖跑出來。』石得富簡單地說明，抓緊時間要求：『我跟你們去報仇，我正找咱的軍隊！』

『不行。你帶這麼重的傷，我們打仗，你跑不動……』

『我從敵人的旅部裏跑出來的，』石得富堅持地說：『我曉得敵人的指揮陣地呀！』

『啊？』黃參謀和劉連長同聲驚奇：『你從一六五旅旅部跑出來嗎？在哪裏？』

石得富腦子裏略為盤算了一下，告訴他們：從沙家店往東數是第四個山圪塔，從張家坪往南數是第三個，從泥溝子往北數則是第五個。這墓子嶺以



“黃參謀，我跟你們去報仇啊！”

南第二個山圪塔是周圍最高的山頭。黃參謀叫劉連長掏出上級發下來的複寫紙翻的作戰地圖，兩個人找到了這一道從張家坪直通到泥溝子的山嶺，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最大的標高是一千一百五十公尺。黃參謀用鋼筆在這個巔峯往北兩道弧綫（表示山頭）的地方畫了個『X』，馬上寫報告，要劉連長派通信員送到高級指揮部去。

『我們替你報仇，』劉連長興奮地說：『一定報！我們有嚮導，用不着你去。』

黃參謀寫好報告交給站在旁邊的通信員，對石得富說：『我給你寫封信，你到後邊去找邵參謀。他會介紹你到救護站去裹一裹傷。天熱，不裹可要壞！』

石得富跟着野戰軍抬担架三個月，但他到現在才知道軍隊打仗竟是這麼精密，那麼一個山頭在地圖上一下就找到了。他身上傷的確不輕，跳交通壕時又歪了腳腕，只好不去。他又告訴他們野狐嶺一帶有工事。他們不用他這些材料了，說所有的邊沿工事都已有各部分的偵察員黑夜去察看過了。他就高興地問：

『後邊在哪塔？』

『山神廟圪塔嘛！』蘆草圪塔的嚮導這時說話了：『那塔有你們村裏的一羣年輕女子，你快去吧。』

這麼一提，銀鳳的影子才出現在他腦際了。可是霎時間又被老陳挾着賬包包的僵傻的影子所代替。黃參謀寫好信，摺住交給他，告訴他裏完傷會把他轉送到衛生處，必要時還可能送他到野戰醫院去，要他不要拘束，他們一定會像部隊傷員一樣照顧他。

『啊呀！你不要這麼寫，』石得富可着急了，告訴黃參謀：『一者糧站的賬目手續還是旁人替我拿着，二者我們區委書記還等我有工作哩！……』

『你傻了？你成這個樣子還能做甚麼工作？』

後邊傳上來話：部隊全到了，隊伍前進。黃參謀和劉連長匆匆同他道了別走了。石得富站在一塊大石頭跟前，讓隊伍先過。每一個戰士過來看他一眼，『噫』一聲。有幾個北鄉上的嚮導認得他，還問：

『啊呀，你怎弄成這個樣子？』

『敵人打的！』石得富痛快地回答，一點也不帶難過的表現，倒是有點

豪邁的氣勢。奇怪得很，淌了一陣眼淚，好像把他身上的毒氣放出去了一般，看着戰士們一個個走上前去，他覺得分外得勢：『看胡兒子們再猖狂不？』

頭一天跟上部隊走了的疤虎過來了，還是揹着他那個背包，走在一部分的前頭。

『虎叔，虎叔，虎叔……』

『啊，你怎麼……』疤虎在這裏碰見他，驚呆了；他連一句話也來不及說完，後邊部隊走得很快，只轉過頭來看了幾眼。

部隊、担架隊；部隊、担架隊，交錯地前進。過了很大工夫，天大亮了，可溝裏只剩下石得富一個人，他才從一卜樹上折了根樹枝，拄起來走了，他的腳腕漸漸地腫了，他走得很慢，到拐向山神廟圪塔的溝裏，日頭已經照紅了山圪塔。突然間，沙家店方向機槍開始直吼，步槍嘎咕嘎咕亂響，隨即夾雜着手榴彈的爆炸。……

大戰終於打響了。

石得富步步艱難地走着，走一走歇一歇，爬上了峯^①。統共二三里路，他走了整整半前晌的時光。

沙家店以東和以南的十幾里地上，遍地黃塵冒煙，打得熱火朝天。各種砲火的聲音混雜成一片，淹沒了步槍聲。有兩架飛機在那一塊空中繞圈，掃射和轟炸。石得富看見：山神廟圪崂那面有好幾條電話綫，有的拉到鞏家溝，有的拉到郝家塢，也有的拉到石家圪崂。

『對了，』石得富心裏想：『這是後方，說不定是指揮部。』

可是猛然在山神廟圪崂上轟起了大砲，不知是近的緣故還是怎樣，聲音比其他任何砲都大，震得地都動了起來，砲彈『鳴』地從頭頂上飛了過去。不一陣，敵人還擊的砲彈也飛了過來，雙方的大砲一來一往地對轟着。兩架小飛機過來了，繞了一個圈子就掃射，從南上來兩架大飛機，繞頭一個圈子就扔炸彈，咚咚，咚——差一點沒把爬在黑豆地裏的石得富震聾了。

飛機好像很忙，掃射和轟炸罷都到旁處去了。這邊的大砲一停，那邊的砲彈也不往過來飛了。石得富爬起來四下裏一望，除了莊稼在微風中擺動，

① 峯就是山頭。

左近再沒一點動靜了。他迷感住了：這還不是後方呀？他想起這裏有這麼厲害的砲，不知道夠上打墓子，礮夠不上？想着就用他全部意志力克制着疼痛，拚命往山神廟圪嶂跑。只見他彎着腰，摔着胳膊，跑過黑豆地，跑過穀地，又跑過高粱地……

跑到村裏一卜大樹底下，石得富已經累爬了，大張口呼哧呼哧喘氣。他轉頭看看，外面連一個人也不見，只聽見左近一座院子的窩裏有人大聲說話：

『……沒有炸到甚麼。……嗯……我說，我說，敵人的山砲陣地離一六五旅的指揮所太近啊……啊……要前邊的迫擊砲配合一下吧？……等一等？好……好……』

忽然後邊過來一個同志，問石得富：『爬在這裏幹啥？』

『邵參謀在哪塔？』石得富連忙掏出黃參謀的信，遞給他：『我是從敵人裏頭逃出來的，我曉得一六五旅的指揮陣地……』

那同志看罷石得富汗水滲濕了的信，說：『好好好……』就兩隻手攙他去見邵參謀。